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
西方古典学研究

古典学 为什么重要

Classics
Why
It
Matters



Neville Morley

〔英〕内维里·莫利 著

曾毅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
西方古典学研究

古典学为什么重要

Classics
Why
It
Matters

Neville Morley

[英] 内维里·莫利 著

曾毅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9-110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典学为什么重要 / (英) 内维里 · 莫利著 ; 曾毅译.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3

(西方古典学研究)

ISBN 978-7-301-30994-0

I. ①古… II. ①内… ②曾… III. ①世界史-文化史-研究 IV. ①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91925 号

Classics: Why It Matters, by Neville Morley, first published in 2018 by Polity Press

© Neville Morley 2018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olity Press Ltd., Cambridg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20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简体中文版专有翻译出版权由 Polity Press 授予北京大学出版社

书 名	古典学为什么重要 GUDIAXUE WEISHENME ZHONGYAO
著作责任者	[英] 内维里 · 莫利 著 曾 毅 译
责任编辑	王晨玉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30994-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010-62752015 发行部 010-62750672 编辑部 010-62752025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定 价	73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本 8.625 印张 100 千字 2020 年 3 月第 1 版 202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3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内维里·莫利

Neville Morley

艾克赛特大学古典学与古代历史教授。研究领域涉及古典世界的诸种领域及其现代接受，包括古代贸易、罗马帝国主义、历史理论，同时在社交媒体中的活跃度很高。

曾毅

北京大学英语系硕士，历任新华社编辑、记者和英文终审发稿人。现从事自由翻译工作。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
西方古典学研究
编辑委员会

主 编：黄 洋 （复旦大学）
高峰枫 （北京大学）

编 委：陈 恒 （上海师范大学）
李 猛 （北京大学）
刘津瑜 （美国德堡大学）
刘 玮 （中国人民大学）
穆启乐 （Fritz-Heiner Mutschler, 德国德累斯顿大学）
彭小瑜 （北京大学）
吴 飞 （北京大学）
吴天岳 （北京大学）
徐向东 （浙江大学）
薛 军 （北京大学）
晏绍祥 （首都师范大学）
岳秀坤 （首都师范大学）
张 强 （东北师范大学）
张 巍 （复旦大学）

“西方古典学研究”总序

古典学是西方一门具有悠久传统的学问，初时是以学习和通晓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为基础，研读和整理古代希腊拉丁文献，阐发其大意。18世纪中后期以来，古典教育成为西方人文教育的核心，古典学逐渐发展成为以多学科的视野和方法全面而深入研究希腊罗马文明的一个现代学科，也是西方知识体系中必不可少的基础人文学科。

在我国，明末即有士人与来华传教士陆续译介希腊拉丁文献，传播西方古典知识。进入20世纪，梁启超、周作人等不遗余力地介绍希腊文明，希冀以希腊之精神改造我们的国民性。鲁迅亦曾撰《斯巴达之魂》，以此呼唤中国的武士精神。20世纪40年代，陈康开创了我国的希腊哲学研究，发出欲使欧美学者以不通汉语为憾的豪言壮语。晚年周作人专事希腊文学译介，罗念生一生献身希腊文学翻译。更晚近，张竹明和王焕生亦致力于希腊和拉丁文学译介。就国内学科分化来看，古典知识基本被分割在

2 古典学为什么重要

文学、历史、哲学这些传统学科之中。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开创者日知（林志纯）先生始倡建立古典学学科。时至今日，古典学作为一门学问已渐为学界所识，其在西学和人文研究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之下，我们编辑出版这套“西方古典学研究”丛书，希冀它成为古典学学习者和研究者的一个知识与精神的园地。“古典学”一词在西文中固无歧义，但在中文中可包含多重意思。丛书取“西方古典学”之名，是为避免中文语境中的歧义。

收入本丛书的著述大体包括以下几类：一是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国内开始出现一批严肃的西方古典学研究者，尤其是立志于从事西方古典学研究的青年学子。他们具有国际学术视野，其研究往往大胆而独具见解，代表了我国西方古典学研究的前沿水平和发展方向。二是国外学者的研究论著。我们选择翻译出版在一些重要领域或是重要问题上反映国外最新研究取向的论著，希望为国内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一定的指引。三是西方古典学研习者亟需的书籍，包括一些工具书和部分不常见的英译西方古典文献汇编。对这类书，我们采取影印原著的方式予以出版。四是关系到西方古典学学科基础建设的著述，尤其是西方古典文献的汉文译注。收入这类的著述要求直接从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原文译出，且译者要有研究基础，在翻译的同时做研究性评注。这

是一项长远的事业，非经几代人的努力不能见成效，但又是亟需的学术积累。我们希望能从细小处着手，为这一项事业添砖加瓦。无论哪一类著述，我们在收入时都将以学术品质为要，倡导严谨、踏实、审慎的学风。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引领读者走进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世界，也盼望西方古典学研习者共同关心、浇灌这片精神的园地，使之呈现常绿的景色。

“西方古典学研究”编委会

2013年7月

目 录

I 古典学出了什么问题?	1
II 厘清过去	41
III 理解当下	75
IV 放眼未来?	97
后 记	121
延伸阅读	127

I 古典学出了什么问题？

知识的基础

古典学是关于古代地中海世界的社会文化及其文学和艺术作品的研究。它为何重要？这样的问题在大约 500 年前会被认为荒谬绝伦：当时，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精英阶层普遍所谓的知识，指的就是关于古代希腊、罗马著作的知识，也是他们赖以理解自然世界、人类社会、政治以及艺术的基础。（这种知识与精神世界和《圣经》所揭示的真理之间的关系则是更富争议性的问题。）由于教会的存在，拉丁语当时在学问和法律领域已经是一门跨欧洲的语言。即使在十五六世纪，当人文学者们开始制订新的教育方案以代替教会学校提供的课程时，拉丁语仍是整个教育的基础。因此，拉丁语成为一切科学与智识交流中不可或缺的

1

2

媒介。牛顿、莱布尼茨和笛卡尔这样的人物也用拉丁语来出版自己最重要的著作，以使自己的观点可以被整个欧洲的受众知晓。由于高阶拉丁语的教学以罗马时代的古典文本为媒介，在教学过程中，就连最缺乏历史头脑的学生也会吸收大量罗马文学和文化方面的知识——无论他们最终是否把这门语言忘了个干净。在教育良好的阶层的对话和书信里，古典时代的人名和典故就像他们各自国家的文学和历史中的任何内容一样信手拈来。

更重要的是，学习古典语言是了解古典知识和智慧的最佳方式。14世纪，智识和文化领域的急剧活跃发轫于意大利，并在接下来的两百年中扩散到西欧其他地区。我们将这一时期称为文艺复兴，而文艺复兴正被视为古典学问的重生，因为它将古典知识从晦昧与宗教压迫之下发掘出来，让人们可以将这些知识再度付诸实践，以期在文化成就上可以比肩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古典学问的所有领域得以为一个新生的欧洲所享用：一开始，这种学习过程完全倚仗拉丁语作者；后来，他们之前的希腊古典作者也逐渐被纳入视野——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导致说希腊语的人群和他们的文献共同西迁，让这种情况变得越发显著。学者们意识到，许多个世纪的抄写和重抄过程让这些文献中出现了错误和异文，因此他们投入巨大的精力来改

善这些文献的质量。一些人努力重现那些被遗忘的（或有意遭到埋没的）作品，或是在不知名的图书馆中挖掘，或是以搜检字里行间的方式（绝无夸张）来阅读那些被称为重写本（palimpsests）的钞本——因为塔西佗或奥维德等人作品的纸页曾被再次利用，用于书写后来的基督教著作，但上面的原文仍可以识读。另一些人则致力于让更多人能够了解这些知识，将希腊文本翻译成拉丁文，又将拉丁文本翻译成各国的地方语言。例如，普鲁塔克作品《名人传》（*Parallel Lives*）的托马斯·诺斯（Thomas North）英译本就为莎士比亚提供了诸多情节和大量典故，而托马斯·霍布斯翻译的修昔底德作品至今仍对政治理论产生着影响。

古典智慧在过去被视为一切知识的源泉。亚里士多德是科学的鼻祖，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和托勒密等人物紧随其后，此外还有医学领域的盖伦（Galen）。哲学始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又经西塞罗和塞涅卡承递。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开创了史学写作，而李维、萨卢斯特和塔西佗则为如何书写某个国家或某位统治者的历史提供了更多指引，为马基雅弗利和霍布斯这样的政治理论家提供了观念，也为雄心勃勃的年轻政客们提供了修辞的模板。亚历山大和恺撒的征战，以及种种关于战略和战术的古代指南，让最晚近的军事科学也受益匪浅。至于普鲁塔

克，由于其为古希腊和古罗马杰出人物书写的《名人传》，也由于他创造的大量劝诫格言，可以说他提供了一套关于人应当如何适应世界的完整教育。同时，艺术家们也注目于古人在诗歌、戏剧、雕塑和建筑领域的成就，了解亚里士多德等人关于悲剧、昆提利安关于修辞、奥维德关于诗歌，以及维特鲁威（Vitruvius）关于建筑的理念，还有他们关于这些作品如何发挥作用以及作者应当遵循哪些规则的观点。就连“日常生活”领域也不例外：农事指南——如瓦罗的那部作品*——对任何土地拥有者来说都是重要的建议来源，尽管在我们看来，这些指南实际针对的显然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鉴于人们不可避免地会遭遇观点或实践上的分歧，因此关于应该听从哪一种古典权威的问题，还有巨大的争论空间。然而，作为知识、理解，以及实践和理论智慧的源泉，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的作品的重要性则无可争议。关于这些学问与《圣经》传统（biblical and scriptural tradition）之间的联系，人们还要提出种种问题。这样的疑问一直延续到 19 世纪：在某些主题上——如宇宙的本质、

* 指 Marcus Terentius Varro 的作品《论农业》（*Rerum rusticarum libri III*）。——译注（* 为译者注，下同不另注。）

神（无论单数还是复数）的角色，或明显彼此相歧的历史叙事，等等——古典文献和经卷文献提供了不同的视角，我们是应当加以调和，偏袒一方或另一方，还是简单地回避问题？至少对于艺术家和科学家来说，一个更紧迫的问题是：在不同的领域里，后古典时代的人们有多大的可能与古代的先贤比肩，乃至超越他们？古典成就的伟大自然毋庸置疑，但是难道它已臻完全和完美，以致现代*人只能模仿，只能在不同的古典权威中做出选择，或者最多不过是为业已确立的知识添加一些小小的注脚？

古人与今人

6

即便在 17 世纪中叶，很多人也已经明白：那种要求完全顺服于古典权威的“崇古”立场是无法坚持的。在科学、数学和技术领域，现代的研究和调查技术不仅远远超过了古人成就的水平，更在一些重要方面（太阳系的结构便是一例）与古人以及《圣经》权威的主张相抵牾。哪怕我们

* 原文中的 modern 我统一译作“现代”，泛指中世纪之后的历史时期。根据语境的不同，有时更偏于中文中“近代”的含义。

接受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在 1690 年对皇家学会中那些进步主义者发起的攻击——“论古代与现代的学问”（“On Ancient and Modern Learning”）——中表达的观点，即现代人之所以看得更远，是因为他们站在巨人的肩上，那也明白地承认了这一点：古代权威就其本身而言难称自足，亦非完全。因此，随着现代知识和理解的积累，古典学问愈发丧失其中心地位。在这样的语境中，拉丁语的用处在于它使得科学家们可以跨越语言的疆界与同行交流，而非在于它能让人接触到古代思想的宝藏。因此拉丁语被视为与受教育阶段相关的一项基础能力，不一定需要一生操习。对古代审美原则永恒正确的信念坚持了更长时间。事实上，古典艺术作为艺术家之学习典范的重要性一再得到人们重申。例如，18 世纪晚期，由于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J. J. Winckelmann）对古典雕塑的权威研究，“观景殿的阿波罗”（Apollo Belvedere，图 1）这样的作品成为“崇高之简洁与宁谧之庄严”的象征。然而，对古典规范的遵循日渐成为一个艺术选择的问题，成为多种美学可能性中的一种，而非唯一可以接受的形式。我们可以做出 17 世纪法国剧作家让·拉辛（Jean Racine）那样的选择：不仅创作基于古典情节的悲剧，并且严格遵循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原则——尽管众多古典悲剧并不符合



图1 观景殿的阿波罗：罗马时代复制品（公元2世纪）；
原作为希腊青铜像（公元前4世纪），已佚。所谓古典式完美便是如此？（盖蒂图片社）